

新
惊悚六计
第2辑 3

di xia san chi you qing

地下三尺有请

一线恐怖作家最惊悚诡异作品精选

佚名 等 / 著 《悬疑志》编辑部 / 主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di xia san chi you qing

地下三尺有请

佚名 等 / 著 《悬疑志》编辑部 / 主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惊魂六计. 第2辑/佚名等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5399-4060-1

I. ①新… II. ①佚…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95277号

新惊魂六计第2辑·地下三尺有请

作 者: 佚 名

主 编: 《悬疑志》编辑部

责任编辑: 刘 霁

选题策划: 博集天卷

特约编辑: 柳 易·樊文静

封面设计: 荆棘设计 张 雪

版式设计: 风 箏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32

字 数: 500千字

印 张: 24.5

版 次: 2010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99-4060-1

定 价: 48.00元 (全三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本书部分文章, 无法与作者取得联系, 尚请谅解, 相关事宜, 请与编者联系。

(jjaliu@booky.com.cn)

新惊悚六计第2辑
之地下三尺有请



目录 CONTENTS

- | | | | | | |
|-----|-----|--------|-----|------|--------|
| 001 | 故事一 | 噩 梦 | 169 | 故事九 | 人 衣 |
| 017 | 故事二 | 枕 头 | 191 | 故事十 | 有鬼候人 |
| 052 | 故事三 | 十一楼的女孩 | 205 | 故事十一 | 阁楼的长发 |
| 069 | 故事四 | 吞 噬 | 217 | 故事十二 | 禁 室 |
| 098 | 故事五 | 骨 咒 | 247 | 故事十三 | 头皮下的蚁卵 |
| 123 | 故事六 | 邪 屋 | 250 | 故事十四 | 幽 洞 |
| 143 | 故事七 | 鬼门铃 | 263 | 故事十五 | 女厕所的鬼 |
| 156 | 故事八 | 午夜镜潭 | | | |



在上学之前，我一直都不知道梦其实是各种各样的。

有的，是每晚一个新鲜的梦；有的，是一晚几个不一样的梦。

我不知道我的梦到哪里去了。是否像一盘卡壳的磁带，反反复复只播放那么一段。

这二十四年来，我每晚都只做同一个梦。

梦的内容单调、血腥、恐怖……后来变得麻木。我已经习惯了在汗湿的床单中惊醒。



那个梦，我很少一次做完，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反复重演，我已能够各部分片段拼凑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七个瓦罐，七位少女，一一被做成人彘。

剁掉四肢，剜去眼球，铜汁灌耳，割舌破声……继而盛入罐中。

七个瓦罐，七位少女，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口不能言。却又还活着。

窸窣窸窣，是她们残缺的身体在罐中扭动的声响。

一个黑衣女人出现，她伸出玉藕一般的胳膊和葱白一样的手指。轻轻一比画，便将七个瓦罐变换了位置。

一个瓦罐居中，其余的围绕它安置在六个方位。

黑衣女子走到居中的瓦罐前，掰开少女的嘴，硬生生将一块灵牌插入她的口中。

少女象征性地挣扎了几下，徒劳无功。只是落得个唇角开裂，鲜血横流。

那牌位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也看不清上面究竟写了什么。隐隐约约只记得有个“叶”字。

其余六个女孩的嘴里分别被塞入了手掌大的蜘蛛、蟾蜍、蜈蚣、蝎子、蝙蝠……还有一个少女口里被塞入一条赤白环纹的蛇。她们的嘴都被银丝线牢牢地缝了起来，那些毒虫就在她们嘴里严严实实地关着，好像一个个肉匣子。

然后，黑衣女子取来一些黑糊糊的凝胶状液体，注满每一个瓦罐。

瓦罐中的少女在液体中似乎变得镇定了一些，不再扭动挣扎。

接着，黑衣女子用银针银线从一位少女的左眼眶穿进

去，刺破鼻梁骨，从右眼眶穿出来，把线穿到中心少女的头皮上固定住。

如法炮制。周围六位少女的眼窝都由银线与中心少女的头皮相连。

“好好活着吧，生生世世。我要你们的怨念……让叶世全的子孙后代生不如死，万劫不复！”

黑衣女人做了最后一步，双手捏着兰花指合十，嘴里咕哝着异域的语言。只见瓦罐里的黑色胶质弥漫上少女们的脸庞，然后像冷却的蜡一样凝固了，却泛着幽幽的光……

“5……4……3……2……1。好了，你可以醒来了！”杨医师把我从深层催眠中唤醒。

我看到杨医师的脸上闪过一丝恐惧和恶心，但很快就被职业性的严肃面孔隐藏起来。不过无所谓，我已经习惯了，这些年看过不下十个心理治疗师。没有一个能把我治好，基本上都是中途放弃治疗，有些过分的还说我不配合治疗所以一直没有进展。

最近找到这个新的医师，无非也是为了让母亲心安。反正我已经麻木了，一部恐怖片翻来覆去看了二十几年，怎么也该腻了。

杨医师正在看我的病历。其实叫他杨教授更合适，他是省内最有资历的心理学教授，现在任职于某国家重点大学心理系。这次他肯出面为我治疗完全是因为我在他的几个学生手里都没能治好，他对我产生了兴趣——研究兴趣。他手里那厚厚的病历上面记载了历任心理医生给做的我的治疗记录，不过其实真没什么参考价值。

“莫小姐，一般说来反复做噩梦的患者多数是童年时期经历了某种惨剧，又不能以正常的、合适的渠道宣泄心中的



恐惧，于是拼命地压抑和遗忘。结果恐惧感仍然藏在心底，当你意识最薄弱和涣散的时候，它就悄悄地溜出来。”杨教授一边说，一边观察我的表情变化，“当然，这只是一般情况。而且在我的学识范畴内，世界上还没有一例像你这样几十年重复同一个梦的病例。”

他的解释对我来说已经听过很多次了，不出我所料，他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我礼貌地微笑一下，脸色不乏无奈：“也就是说，杨教授也认为我这病没治了，是吗？”

杨教授马上察觉到我有自我放弃的意图：“不。我的意思是，莫小姐你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其实你这病还有很多入手点我没开始调查呢。包括你的出生、家庭状况、人际关系、成长环境等，我都会一一调查，然后再给你答复，好吗？”

看着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如此认真对待我的病情，我心里不禁有一丝感动。因为一开始他就说了，这次治疗不收取费用，只是要我允许他将我作为一个研究课题。对于工薪阶层的我来说，这当然是天大的好消息。

一番基本了解之后，我告别了杨教授，心里莫名其妙开始觉得舒坦。大概，这一次真的有救了。

但我看不到的是，杨教授在我离开之后脸色变得无比凝重，用红笔在我名字上画了一个圈。

杨教授有一阵子没跟我联系，我也不着急，照常上班，照常做噩梦。

但是，很多事情都没给我打招呼，自作主张地就发生了。

最近我发现梦境似乎有些变化，场景、人物都还是那些。但是就是有些不一样了。过了好几天我才意识到，梦里那个黑衣女人……似乎能感应到我的存在，她在看我？

抱着这样的疑问，我在睡前反复给自己心理暗示，今天在梦里一定要弄清楚。

人的意识是很强大的，即使在睡觉的过程中，有时候你也会清楚地知道自己正在做梦。我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我带着一探究竟的念头昏昏睡去，却带着一脸错愕和前所未有的恐惧醒来。

原来梦中那个黑衣女子真的在看我，她的脸虽然对着瓦罐里的少女，但眼珠分明转动着朝向我这个方向。所有的一切都没变，就是她的目光变了，像两道刺眼的白光，照得我眼疼。

二十几年，这是头一次。

我赶紧联系杨教授。杨教授倒是爽快地接见了我。

听我把梦境说完，杨教授眉头紧锁：“之前我怀疑你是领养的孩子，也许在领养之前你遭遇过什么可怕的事情，比如痛失双亲一类的。但我找到你的出生证明和当时给你接生的医生，都证明你是莫家的亲生女。而从我这段时间走访你的亲人来看，似乎你的成长过程也没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现在有另外一种猜想，但需要时间证实。莫小姐你还是先回去，我会时刻关注你的。”

杨教授都这样讲了，我只好离开。可就在我刚要出门的时候，他叫住我：“莫小姐，你养宠物吗？”

“不，我对猫狗的毛过敏。”

“那你养过宠物吗？不限于猫狗。”

“没有。”我摇摇头。

杨教授若有所思。

没过几天，母亲要我随她去金蟾寺烧香，拜拜菩萨。

我知道她是为了我。

拜完菩萨，母亲拉着我来到寺前一个小摊位前。摊主是一



个瞎眼的老太婆，眼睛是两个陈年血痂子。头上包着白色的毛巾，身着蓝布老褂子，一条围裙。质朴得不能再质朴。

“梅婆婆，能不能帮我女儿摸一下骨？”

老太婆听到脚步声，只道是前来买香烛的客人，满脸堆笑，但听到母亲的话，突然变了脸色。

“大姐，你找错人了。”

“我没找错人，我是陈喜妹介绍来的。”母亲从兜里掏出三颗豆子，放到老太婆手里，“我女儿遇到点麻烦，已经二十几年了。求求你帮帮她。陈喜妹是我远房表婶，她让我拿三颗豆子来找您。”

老太婆轻轻叹了一口气，说道：“我早不做这一行了。窥视天机岂是凡人该做的事？你看我这双眼睛……”

母亲赶紧把我拉到跟前，把我的手放进梅婆婆手中：

“梅婆婆，您就摸摸看，有救就指点一下，要是真……”

话还没说完，梅婆婆像触电一样把手缩了回去。迟疑了一下再抓住我的手，细细按压起来。

“冤孽啊！冤孽！”梅婆婆摇了摇头，“这是你前世作的孽！”

我本来不是很相信这些山野神婆的话，但是最近的变故让我有些不知所措。于是我插嘴问道：“我前世作了什么孽？”

没想到梅婆婆有些恼怒地用那双瞎掉的眼睛盯着我：“你前世乃修道之人，却不能安分清修。为了自己的凡思俗欲，毒害七名少女，只为诅咒负心人整个家族。算不算作孽？！”

梅婆婆的话吓得我几乎站不稳，她怎么知道的？

“那我应该怎么办才能摆脱这个噩梦？梅婆婆你帮帮我……”

“解铃还须系铃人。那七名少女的灵魂被你困在绝杀凶

冥阵之中，用怨念化作毒汁生生世世诅咒叶家人。她们既不是活人，又不算死去，所以灵魂不入轮回，永世不能转生为人。如果你想解脱她们，其实也是解脱你自己，就必须找到那个凶阵所在，一一击碎瓦罐。”

我一听有救，顿时心中腾起希望：“那瓦罐在什么地方？”

“不难推断。但我还需作一些准备，七日后你再来找我。我会带你前去。另外，你须得留给我一些鲜血和头发。”

……

告别梅婆婆，我和母亲回家的路上都露出轻松的笑容。只是，我觉得母亲笑得有些勉强。

杨教授那边一直没跟我联系，我觉得他也帮不上什么忙，便没有去打搅他。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我前世是巫女，那岂不是能呼风唤雨杀人于无形？那我最后怎么死的？这些神神怪怪的念头把我脑子搅成一团糨糊。

这天晚上我值夜班，回家的路上就出事了。

两个男人一前一后把我围堵在绿化公园的树林里。

我知道硬拼是没什么胜算的，只好把钱包扔给其中一个人，希望他能放我一条生路。

谁知道他把钱包插在后腰的皮带上，继续向我走过来。

脸上露着淫邪的笑容……

我至今没有交过男朋友，所以仍是处子之身，怎么能被他们在这种地方糟蹋。

于是我尖叫，推搡，试图逃跑。

但我一个单薄的女子哪能抵过两个壮汉。

就在他们扑上来的瞬间，我心里唯一的念头就是让他们死！





横尸当场！

一个男人骑在我身上，另一个压着我的手臂。

突然，只听压着我手臂的男子一声惨叫，然后有温热的黏液洒落在我的脸庞。

骑在我身上的男人向同伴望去，受到了莫大的惊吓，顿时愣住了。

我赶紧从他身下挣扎着爬起来，回头一看。惨叫的男人眼眶里伸出两根长长的柱状物——两根竹笋。

越长越长，很快那男人一头栽倒在地，手脚抽搐了几下，不动了。

坐在地上的男人浑身跟筛子一样颤抖着，完全没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心里又惊又怕。转身想跑，却被那男人一把抓住脚踝。

“你给我去死！”我一边咒骂着一边试图掰开他的手。

话音刚落，却见他突然坐直了身子，脑袋向后仰成90°，一根粗壮的竹笋从他口腔中钻了出来。看样子是从肛门处伸进去，自嘴里钻出来的。因为，没几分钟，他整个人就像烤全羊一样被撑了起来，双脚离地。

在月光下，血腥味特别的浓。

我虽然慌乱，但还没丧失理智，赶紧拨打了110。

警察很快来到，从现场勘察来看，确实跟我没有太大关系。于是做了身份记录和笔录，在第二天清晨总算放我回家了。

我请了半天假，下午到公司的时候，正好遇到女上司发脾气给我劈头盖脸一阵教训。

我心里默默地咒骂这只该死的老乌鸦，随后无精打采地开始做事。

谁知过了不到两小时，公司就出了人命。

那只老乌鸦死了，淹死在马桶里。

当时我正好在她隔间，但我并不知道旁边传来的嗯嗯声是她临死前的呐喊。

据发现尸体的清洁工说，她双手在厕所墙壁用力乱抓，指甲都抓断了。整个头浸在粪水里，好像是被人压进去似的。

公司的人都被警察作了问话。来办案的居然就是昨晚给我做笔录的那帮人。其中有个警察看我的眼神显得有些意味深长。

不过我没空关心这个，我现在几乎有80%的把握肯定自己就是巫女转世。

这些人，都是因为我才死的吗……那我岂不是杀人凶手？

虽然途径不一样，但是毕竟是谋杀啊……难道真的是我做的？

我忐忑不安。

七日期满，我按照约定去找梅婆婆。

本来应该是母亲陪我同行，但我经历了一连两起离奇凶杀案，怕再有什么意外，于是背着母亲悄悄出发了。

到了那个摊点，却发现摊主是另一个人。梅婆婆并不在。我四处打听，都不认识梅婆婆这个人。

我心烦意乱，在寺庙附近转了转，并无收获，只好在下午乘车返城。

没想到，在路上我接到一个女人的电话。

“莫兰，是吗？”声音苍老而陌生。

“对，是我。请问您是哪位？”

“我是梅婆婆。你现在到三塘村西口来。我在那里等你。”

“好的！”



我心里一阵窃喜，今天一切都能有个解脱。全然忽略了一件事情：我根本没有给梅婆婆留过电话！当时只是约定到了摊位去找她。

三塘村就在离金蟾寺五公里的地方。正好我回城的车要在那里停歇，于是我很顺利地到了村西口。

梅婆婆仍是那身装扮，拄着一根拐杖，挽着一个竹篮子。篮子用花布盖着，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你来了？”

还没等我开口梅婆婆就跟我打招呼。我惊叹于盲人的听力。

“是我。梅婆婆，现在我们怎么做？”

“我找到当年你布阵的地址了，跟我走。破了那个阵，你就不会做噩梦了。”

“梅婆婆，你说我有没有可能继承前世的巫术力量……”

“很难说。你连前世布阵的情形都记得那么清楚，也许潜意识里你多少还会一些奇门异术吧。”梅婆婆头也没回。

听她这么一说，我心里打起了鼓……这样看来，我真的是杀人凶手了。

“那我们破了那个凶阵，我是不是就可以摆脱这种力量呢？”

梅婆婆似乎对我的巫术并不关心，冷冷地说道：“一码归一码，先解决你噩梦的问题再说。”

我识趣地闭住了嘴。

走了一个多小时，我的脚逐渐吃不消了，梅婆婆却像没事儿人一样。但毕竟人家是在帮我，我也不好抱怨什么。只能默默地跟着。

“到了！”

我们走进一个树林，我已经辨不清方位，四周天色也快暗了。这时听到梅婆婆说到了，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解脱。

只见她用拐杖在地上敲打着，过了一会说道：“你掘起这片土，下面有个青石板，搬开它。”

说完从篮子里递给我一把小铲子。

幸好土层不是很厚，我很快将土铲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搬开石板。

一股霉味扑面而来。下面居然是一个暗室。

风，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吹来，吹得梅婆婆和我一老一少像夜半掘坟盗墓的盗墓贼。

不过正好给暗室通通气。

等到霉味散得差不多了，空气交换也应该够我们呼吸了。梅婆婆递给我一个东西。

“拿着这个油灯，下去。我跟你后面。”

一步步走下石阶，是一个狭长的石道，只容一个人通过。

我不时回头看看，以确定梅婆婆跟在我身后。

终于走到了石道的尽头，是一道石壁。

“梅婆婆，前面没路了。”

一个幽幽的声音从我后面飘来：“你用手摸一下石壁左侧有三个凸起的石块，按下中间那个。千万别按错了。”

没想到这石壁居然是一道石门。

走进石门我就看到了梦中见过了千百回的石室。

七个瓦罐，七位少女。

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起了短信音。这种地方居然还有信号！

一看，是母亲发来的短信问我在哪里，说是电话打不通有急事找我。我突然想起还没有给母亲报平安呢。



于是我把油灯放在一旁。正准备打电话。

梅婆婆也进来了，问道：“家里人找你了？”

“对，我妈找我。我先给她报个平安。”

“好。我等你。”梅婆婆脸上仍然没有表情，但我似乎看到她脸上一抹怪笑一闪而过。

就在我打算打电话的时候，有人打过来了。

“喂，请问是哪位？”

“莫兰吗？我是杨教授。你在哪儿？”

“我……我在外面办事。有什么事吗？”

“莫兰，我们下面的对话很重要，事关你的病情。你能答应我赶紧回来见我吗？”

我心里一阵不快，那么久没联系又不是我的错：“可我现在真的走不开。我能明天来见你吗？”

杨教授强压住着急的心情：“好吧。莫兰，我怀疑你有人格分裂症。在你分裂的时候有嗜血屠杀的可能。但我当时没有告诉你，希望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再作定论。不过抱着科学严谨的态度，我也打算从另一个角度帮你释放心理压力，让你摆脱噩梦。于是我跟你母亲一道，设了一个局，想通过一个神婆给你讲述故事，然后让你亲手破解那个阵法。从而让你得到心灵解脱。但是还没成功……就……发生了意外……”

杨教授的声音突然变得断断续续。

“喂，杨教授，你听得到吗……”

“嗯，我听得到。我从警察朋友那里了解到你身边的两起凶杀案。虽然我不清楚你是通过什么途径做到的。但直觉告诉我，都跟你本人脱不了干系。直到第三起凶杀案……我断定了跟你有关。”

我一下子被他说蒙了：“什么第三起？”

“我们花钱雇来扮演梅婆婆那个神婆死在自己家里。死状跟之前两起凶杀案一样不合常理，但是我们在她的尸体旁边，发现了你的钱包……”

什么？梅婆婆是他们设的局？而且已经死了！

那我身边这个老女人是谁……

我回过头去，“梅婆婆”笑吟吟地看着我，还在等我把电话打完。

我知道情况不妙：“杨教授，我现在在……”

啪——

电话被一股力道掀到石壁上摔得粉碎。

那个自称“梅婆婆”的女人突然张开了眼，从那结痂的眼眶中。

然后，她的皮肤从眉心处裂开，像脱衣服一样脱掉这衰老的人皮，钻出来一个——穿黑衣服的女人。

是我梦中那个女人！

“你是谁……你……你要干什么？”

我一步一步退后。

“你知道我是谁。不是吗？”她脸上依然是甜甜的笑容。

她握起油灯，挨个照了一遍瓦罐给我看。周围六个少女都如同我梦中一样，保持着僵硬的姿势，存活着。唯独中间那个瓦罐破裂了，旁边一只不知什么动物的遗骸。

黑衣女子对我开诚布公：“两百年前，我遇到了这个叫叶世全的负心人，我和他的恩怨我不想再说。本来我该亲手杀了他，但是他命好，没死在我手里。所以我抓了七个少女，用她们的处子之身设下这个凶阵。诅咒他整个家族！但这个阵法必须用活死人，没想到三十年前，一只穿山甲钻破